

鳥槍誤傷比照捕戶致死人命滿徒（黃昌懷）

江西司

一起爲報驗事。看得興國縣民黃昌懷放槍打鹿，過失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。據江西巡撫海城咨稱，緣黃昌懷、姚文貴均係獵戶，素無嫌怨。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姚文貴邀黃昌懷並獵戶楊奉祥、郭必茂同往包家山打獵，訂於次日山口會齊，黃昌懷依允。二十二日，黃昌懷攜帶鳥槍並邀獵戶黃讞宗攜帶槍狗同至山口。姚文貴先已攜帶槍狗，楊奉祥、郭必茂各帶鳥槍在彼等候，一共五人齊至山上，擺開圍場。姚文貴在正南，黃昌懷在正東油樹林內，楊奉祥、郭秘茂各坐守山頭，黃讞宗帶狗搜山，有鹿子一隻跑向東南，楊奉祥施放鳥槍未着，鹿子復跑往正南，姚文貴打槍亦未放中，遂架槍追趕，比黃昌懷在油樹林內聽聞東南、正南兩處先後槍響，已將手中之槍裝放砂子，安好火繩，即從樹林內出看，望見一鹿在西南山上亂跑，將槍點放向打，不料鹿已跑脫，恰值姚文貴架槍突出，時黃昌懷之槍已發，適中姚文貴食氣喉、心坎等處，滾跌下坑，擦傷左額角、左眉等處。黃昌懷驚慌，棄槍跑至山坑。楊奉祥等在高處望見，先後趕至扶救。詎姚文貴傷重，旋即殞命。比楊奉祥等遂欲通知親屬，黃昌懷畏罪央求隱瞞，捏爲自行跌死。楊奉祥等亦各圖免累應允。黃昌懷隨將姚文貴之槍藏放草窩，各散。時姚文貴所帶獵狗自行走回。屍兄姚文興以伊弟携槍帶狗出門，與黃昌懷、楊奉祥等同伴打獵，至晚未回，次日前往各家尋問，黃昌懷等均各躲匿不見。至二十五日，尋獲屍身，投保報縣驗訊，據黃昌懷將

打獸失傷致斃情由供認不諱，究無別釁爭鬥情事。查黃昌懷見鹿跑走施放鳥槍，不料鹿已跑脫，而姚文貴亦因趕鹿突行奔出，黃昌懷因槍已點放猝不能收，適傷姚文貴身死，正與耳目所不及，思慮所不到，初無害人之意，偶致殺傷人之律註相符。黃昌懷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鬥殺罪，依律追收贖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被殺之家收領營葬。楊奉祥、郭必茂、黃謙宗明知黃昌懷槍傷姚文貴身死，乃聽扶同隱匿，並不報官，雖據訊無受賄情事，究屬不合，均應照不應重律，各杖八十，飭先折責發落，鳥槍均經編號。除黃昌懷、姚文貴鳥槍應行銷毀外，其楊奉祥、郭必茂、黃謙宗所繳之槍，均仍給還等因。前來，查黃昌懷放槍打鹿，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，業經本部條奏捕獵殺人定例改擬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行文該撫在案，餘如該撫所咨完結可也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，內閣奉上諭：昨日圍場內有虎槍護軍因射生失手誤傷圍場蒙古兵之事，已交行在刑部問擬。若所射之蒙古兵竟因傷而死，則其情甚爲可憫，而射人之護軍情罪較重，乃刑律于此事向無專條，而兵部畋獵例載，凡人用箭傷平人，有分別鞭責、追銀給與被射之人，即因而致死者，僅追銀兩，鞭一百，亦不擬抵，圍場向用此例。揆之情理，未爲允協。此等雖傷出無心，但其人因傷致斃，人命攸關，豈可僅以罰責完結。而圍場內控弦馳射，乃得心應手之事。更非刑律過失殺所云耳目心思所不及者可比。若不另定科條，則隨手施放誤殺誤傷者，尚知所懲儆乎。即如刑律戲殺條下載，比較拳棒之類傷人死者，以鬥殺傷擬絞，自可爲此事比例。若傷而未死，又當別有等差，其應如何分別定罪之處，著軍機大臣定擬具奏。欽此。隨經軍機大臣奏准定例，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，因射獸而誤傷平人致死者，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絞監候，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。如係前

鋒等給銀一百兩，係跟役給銀五十兩。等因具奏，奉旨：依議。欽此。刑部謹奏，爲請酌定捕獵殺人之例，以昭審慎事。查過失殺人律註內載，彈射禽獸不期而殺人者，皆准鬥殺罪，依律收贖，給被殺之家營葬等語。臣部及外省問刑衙門，向來辦理施槍放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之案，皆因其非耳目思慮所及，與初無害人之意，而偶致殺傷人之律議相符。遂悉照過失殺人律收贖。又查本年八月內，軍機大臣遵奉諭旨議定圍場新例，內開：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，因射獸而誤傷平人致死者，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絞監候，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。如係前鋒護軍親軍領催及甲兵等，給銀一百兩，係跟役給銀五十兩等語，奏明辦理在案。今據江西巡撫海城咨稱，興國縣民黃昌懷放槍打鹿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，緣姚文貴約同黃昌懷等共五人往山打獵，分立各處。見鹿子跑出，姚文貴放槍未中，遂架槍追趕，而黃昌懷亦見鹿放槍，不料鹿已跑過，恰值姚文貴突出，黃昌懷猝不能收，以致槍子適中姚文貴心坎等處殞命。該撫將黃昌懷照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。前來，臣等伏思，民間捕獵施放槍箭打射禽獸，多在深山曠野之中，往往有不期殺人之案。但獵戶之射捕禽獸，或一人獨行，或三五人偕往，此與圍場重地，人騎衆多，左關右礙，乃控弦馳射漫不審慎，因而致死人命者，情節雖稍有不同，但捕獵施放槍箭，原應重加審慎，乃任意施放，全無顧忌，以致適傷釀命。迨至到官，僅照過失收贖，其情已爲未協，且恐粗猛之徒，知有此律，其畏法之心輕，則貪獲之念重，不但不足以禁戒，甚或有明知而故犯者，不可不防微以杜漸也。臣等詳加斟酌，除圍場重地，兵丁射獸，誤傷平人，遵照新定之例辦理外，其有民人捕獵，遇有施放槍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，應請比照捕戶于深山曠野安置窩弓，不立望竿，因而傷人致死律，杖一

百，徒三年，仍追埋葬銀一十兩。俾愚民皆知，一經失手致斃人命，即干滿徒罪名，共相儆惕，庶情法均歸平允。如蒙俞准，所有現在黃昌懷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，即照此辦理，並載入例冊，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。爲此謹奏請旨。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奏，本日奉旨：依議。欽此。

### 妻毆罵夫父母夫擅殺（韓雲）

#### 河南司

一起爲稟明事。會看得新安縣民韓雲等勒死王氏一案。先據河南巡撫何燭疏稱，緣韓雲與韓平係同胞兄弟。韓雲之妻王氏悍潑性成，與韓雲素不和睦。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間，王氏因家無用度，與夫韓雲吵鬧，韓雲之父韓中倫斥責其非，被王氏拾石擲打未中。韓中倫欲行送官，鄉保陳思露再四勸處，令王氏服禮寢息。迨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早，韓雲因衣服汗污，令王氏漿洗，王氏不允，韓雲用言斥詈，王氏即行回罵，辱及翁姑。韓雲欲拉氏訴知父母，不防王氏用手叉傷韓雲咽喉倒地，以致墊傷腦後一時昏暈，經韓中倫同妻潘氏踵至救醒，王氏亦潛歸母家。是日韓雲同父食飯，韓中倫因媳悍潑氣忿墜泪，食不下咽。韓雲目擊心傷，並觸起王氏將伊叉跌致傷之隙，痛恨莫釋，遂起意致死泄忿，告知韓中倫亦不阻止，韓雲復慮一人難以制服，即往草地尋見伊兄韓平，懇其幫同勒死王氏。韓平初猶不允，後因韓雲再三懇求，並以忤逆不孝之人處死無疑之語，慫恿韓平，遂爾允從。至十七日將晚，王氏自母家回歸，旋即進房就寢，韓雲俟其睡熟，密告韓平隨同入室，韓雲尋取麻繩，將繩頭從王氏頸下遞過繞轉咽喉，